

國際法首創先例

東京大審日本戰犯（下）

●「南京大屠殺」的著者郭歧將軍提供

東條供述避重就輕

上期中外雜誌（三八二期）刊登的爲東條英機供述太平洋戰事發動前的經過。

以下則爲魏勃審判長、肯南檢察官及辯護律師等，專就太平洋戰事所作的研訊，當時曾被目爲歷史上的一大審問。惟以整箇供詞，至爲繁冗，只能摘錄其中一小部分。

審判長問：最初決定攻擊珍珠港是何時？

東條答：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、二日兩天。

問：是誰告訴你決定攻擊珍珠港的？

答：作爲陸相的我，是由參謀總長密告的。

問：你是否在十二月一日御前會議中，便已得到消息？

答：不是的。

問：你既是由參謀總長密告的。那麼

還有誰知道呢？

答：除島田海相外，誰都不知道。

問：你曾否把這消息報告天皇？

答：未報告，因我無此責任。

問：誰的責任呢？

答：當然是軍令部長和參謀總長的責任。

任。

問：難道作爲首相，反沒有向天皇報告重要情報的義務？

答：首相無此義務。

問：自十二月一日起至八日止，曾否

見過天皇？

答：常去見的。

問：曾否說到戰事問題？

答：當然有的，但記不清了。

問：曾否談到珍珠港問題？

答：未談過。

問：是故意不說麼？

答：我們談的是整個戰爭問題，珍珠港不過是一部分。

問：這麼說來，你是把珍珠港事件看成微不足道，所以就不向天皇說哪？

答：否，珍珠港事件當然不是小問題，但就全局看來，這不過是箇注碼。

問：日本對英美作戰是由你主動的吧？

答：這是由我的內閣決定而不能避免的。

問：是否違反天皇之意呢？

答：那是另一個問題。由於我的進言及統帥部的進言，天皇才同意戰爭，但天皇愛好和平的精神，則雖至最後一刻還是

不變的。

入侵中國竟稱自衛

檢察官肯南訊問東條時，聲色俱厲，一開始便很不客氣地直喊「被告東條」，接口又作帶有挖苦意味的解釋：「我為什麼不稱呼你為大將呢？諒你亦能知道，因為現在日本根本已無軍隊的存在啦。」旋又調轉詞鋒，加以指摘：「在這幾天內，你的口供和議論，顯然是企圖卸罪。一面亦可看到你今天還宣傳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，不知你有無此項感覺？你在進攻美國和西歐國家時，只有一個口實，即為妨礙大東亞計劃之進行，這能算是正當的理由麼？」

答：這當然是理由之一，但不是直接原因。

問：是誰賦予你這大權力，強迫大東亞各民族生活在一箇同樣的方式裏？

答：我沒有從誰那裏得到這大的權力。

問：昭和十六年，中國的廣大土地幾全被日本佔領了，一面又進行和平，這不是太矛盾了麼？

答：並不矛盾，和平是要繼續進行的。

問：可是你們當時卻還堅持日軍必須繼續駐留中國，雖在中日和平成立之後。

答：是的，因為和平成立後條件談妥前，日軍是應繼續駐在中國的。

問：（高聲的）你對美國強化夏威夷等處軍事設備，認為是對日威脅，並以自衛作為發動戰爭的理由，那麼你們派遣百萬以上的軍隊深入中國內地，難道也是自衛麼？

答：那是兩個不相同的問題。美國集中艦隊，日本自會感到威脅。至於日本和中國打仗，則為保護權益和居留人民之故。

問：為了保護權益便須派遣這樣龐大的軍隊麼？事先不作任何警告便向珍珠港進襲，你是同意這樣做的麼？

答：這不是我的意思。

至此，檢察官肯南以犀銳目光，注視東條作如下的發問：

「作為一個首相，當這場戰事發動時，難道你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認為毫無錯誤的麼？」

東條也就悍然挺起胸部，把左手擱在桌子上面對肯南答道：「嗯！是正當的，

沒有錯誤。」

七名禍首絞刑經過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，東京審判戰犯法庭判決東條英機、廣田弘毅、土肥原賢二、坂垣征四郎、木村兵太郎、松井石根、武藤章等七名處絞刑；木戶幸一、平沼騏一郎、賀屋興宣、島田繁太郎、白鳥敏夫、大島浩、荒木貞夫、星野直樹、小磯國昭、畑俊六、梅津治郎、南次郎、鈴木貞一、佐藤賢了、橋本欣五郎、岡敬純等十六人處終身監禁；東鄉茂德處二十年監禁；重光葵處七年監禁。至此，他們這批戰犯的命運，乃告確定。

以下所述，為東條等七名戰犯被處絞刑的情形。

絞刑執行期間為十二月廿三日午前零時起至三十七分，距判決期為四十一天。執行地點在巢鴨監獄，戒備森嚴。盟總涉外局第一次發表執行公告為午前一時，第二次發表執行經過為四時十分。

在判決後執行前的四十一天中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，將判決書作一審查，又經送交美國最高法院備案。

廿一日午後九時，東條等七人被編為

二人一組。

東條爲單獨一組，帶往巢鴨監獄教誨室，接受執行日期的通知。當時他們共同要求，希望能與花山信勝教誨師作一最後的簡別談話，東條的單獨要求，則爲希望在最後一天能進用日本式的飯食，這些要求，當然都被同意了。

廿二日這最後一天，他們逐箇和花山信勝見面訣別。

除東條獨吃日本飯外，其餘六人均進美式飯食，但都吃得很少。最後導往監獄特設的佛壇內唸經。

執行前，盟總分函對日理事會的中、美、英、蘇四國代表。該函略云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告死刑的戰犯，決定於十二月廿三日執行，此一執行，實現了由聯合國代表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。本人根據聯合國的規定，邀請貴代表到場參加，作爲見證。

執行時，四國代表有中國的商震、美國的美克遜、英國的蕭氏和蘇俄的麥利文柯，此外尚有警官、典獄官和重要幹部。執行前二十分鐘，第一批的土肥原、松井、東條、武藤等四名戰犯，和第二批的坂垣、廣田、木村等三名戰犯，先後均由看守員帶往二樓佛堂聽經，待儀式終了後，再由值日官領先，先後將他們導往刑場。每一戰犯配有美軍二名，隨身監視。後面跟著有美國陸軍的隨營牧師和日本教會牧師。

死囚在刑場站定後，經過驗明正身的手續，其頭部旋爲黑巾所籠罩。劊子手先向首席執行官致禮，報告準備就緒，然後執行官面對死囚，揮手向劊子手作一暗示，絞刑於是開始執行。其時爲廿三日前零時一分三十秒，距死囚登絞刑台時相隔僅一分鐘。

第一批死囚土肥原受刑的時間爲零時七分三十秒；東條爲零時十分三十秒；武藤爲十一分三十秒；松井爲十三分；平均爲一分五十秒絞決一名。

第二批死囚爲零時十分到達絞刑台，坂垣受刑的時間爲零時三十二分三十秒；廣田爲三十四分三十秒；木村爲三十五分三十秒；平均爲一分鐘絞決一名。

這七名叱咤風雲、暗鳴山嶽，出將入相的高峯人物，就在此一霎間化爲異物，由鬧劇起，以悲劇終。

執行後由醫官驗明屍身，確經氣絕，然後報請首席醫官確認死亡。再由美國陸軍死亡登錄辦事人員以強烈燈光將絞刑台照明一過，始將屍體放下，逐箇裹以「救助作業衣」於午前二點零五分，用軍車運出，沿京濱國道，直駛橫濱市西區久保山火葬場，舉行火葬。

法師花山最後會見

戰犯等在獄時，規定每月接見家屬一次。

絞刑執行時，死囚家屬尚未得知，及屍體運往橫濱，則家屬均已聞訊，趕往橫濱，於火葬後紛請具領骨灰。但盟總未予許可，因此當時有人懷疑骨灰將被投入太平洋內。

花山信勝，爲受日人尊敬的法師，於二十一日受邀去巢鴨監獄，經歷三天兩晚始行離去，辛苦疲乏之餘，猶於廿三日在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室和中外記者見面，報告他和東條等訣別的經過。

記者問：他們接到執行通告時，態度如何？

花山答：很沉著。

記者問：你和他們訣別時的情形如何？

花山答：自廿二日晨九時起至下午五

時止，我和他們作個別談話，由七時半至夜間十二時又談話，先後共歷十五小時。

花山旋應記者之問，分別描述東條等七人的情緒與遺言：

東條——他是最後一個接到執行絞刑通知的。一直到宣告處刑，他的唸珠未嘗離開左手，時向典獄官道謝。

坂垣——他認為根據波茨坦宣言，他們永遠是和平犧牲者。日蓮上人亦曾說過，他們這些臭皮囊永遠為和平犧牲者。他一定死得很瞑目，因為從此可把糞土化為黃金。

現在希望日本與各國從速講和，俾國家得以再建立，於世界和平有所貢獻；並祈禱中、韓兩國，國運興隆。同時感謝監獄當局在這兩年來的照顧。

木村——他囑我告訴他太太，這回的事也可說是因緣，他很高興他能永為和平礎石而大往生。

廣田——他要我看他的樣子很安詳，身體很康健，囑我將此情形轉告其家人。
松井——他不怨天、不尤人，抱著大無畏精神安然而去。

土肥原——他說他覺得有佛菩薩的光照臨於他，又似口渴時喝了泉水。手上持

有唸珠。

武藤——大約因信仰之故，並不見有神經衰弱的現象，直到最後一瞬，他都是很鎮定的。

骨灰處理幾經轉折

當東條等被判決前，天皇退位之說，屢有流傳。

判決後，審判長魏勃和首席檢察官曾公開談話，對天皇不起訴，其理由為天皇不負戰爭的責任，這些流傳聲才消沉下去。

但天皇的心境是怎樣的呢？據與天皇接近的人推測，天皇如果必須出庭的話，他會表示負起戰爭的責任的。木戶的日記上亦曾寫著，天皇在戰犯被捕時，曾說「應由我去，都是我的不好。」可見天皇早有退位以上的警覺的。

這七名死囚中，松井在戰事結束前，早經表示懺悔。當他任上海方面派遣軍最高司令時，於攻陷南京舉行入城式後，為超度日華兩國殉亡將士起見，他曾將戰地染有血跡的泥土運回日本，交由愛知縣有名的佛陶工，柴山清風在帝國美術審查員小倉右一郎的指導下，塑成觀音像，供奉

於其在伊豆山溫泉山腰所築的興亞觀音靈場。

經過五年後（一九五三），盟總解除了日本的佔領，東條等七人的骨灰被發現了。其時原任小磯辯護律師的三文字正平在久保山火葬場發現一洞穴，經場長同意後在洞內取出一升骨灰。

根據火葬場相鄰的興禪寺住持市川伊雄法師說，這些骨灰是於當年焚化後的廿四日午後起，由幾名工人埋葬在內的，直至廿七日，掩埋工作，始告完竣，其為東條等七人的骨灰無疑。之後，骨灰之十分之一，交與東條的未亡人勝子夫人，其餘的葬在松井所塑的興亞觀音的座下，另有一部分則藏在長野縣。據場長說，洞底還有殘灰。

一九五五年四月廿二日，骨灰正式引渡，分裝七個白木箱，由厚生省分別交與各遺屬，惟廣田家無人往領。

其後又在原地建「七士碑」，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揭幕，儀式相當隆重，參加者有遺屬代表及松井、木村的未亡人，親友代表到有荒木和吉田茂等，惟廣田家仍無人到場。碑的旁邊，植有楊樹，其上有「洗心」兩字。